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明程

第十二輯 第十六冊

秦觀詞接受史(下)

許淑惠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二輯

龔鵬程 主編

第 16 冊

秦觀詞接受史（下）

許淑惠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秦觀詞接受史（下）／許淑惠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民 101〕

目 4+210 面：17×24 公分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二輯；第 16 冊）

ISBN 978-986-254-912-4（精裝）

1.（宋）秦觀 2. 宋詞 3. 詞論

820.91

101014514

ISBN-978-986-254-912-4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二輯 第十六冊

ISBN：978-986-254-912-4

秦觀詞接受史（下）

作 者 許淑惠

主 編 龔鵬程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2 年 9 月

定 價 第十二輯 24 冊（精裝）新台幣 33,6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秦觀詞接受史（下）

許淑惠 著



目

次

上 冊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和目的	1
一、研究動機	1
二、研究目的	5
第二節 前人研究成果概述	8
一、接受史之研究現況	8
二、秦觀研究之現況	10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13
一、接受理論要義	14
二、研究資料擇取	16
三、研究方法概述	23
第二章 歷代秦觀詞的傳播接受——版本 與詞選	25
第一節 秦觀文集版本流傳概況	27
一、宋代秦觀文集流傳概述	28
二、明代秦觀文集流傳概述	32
三、清代秦觀文集流傳概述	35
第二節 歷代詞選對秦詞的接受	38
一、宋金元詞選擇錄秦詞概況	39
二、明代詞選擇錄秦詞概況	49
三、清代詞選擇錄秦詞概況	63
第三節 秦詞流傳過程中的特殊現象	101
一、互見之情況	102
二、經典之形成	107
第三章 歷代秦觀詞的評騭接受（一）宋金 元詞論	115
第一節 論秦觀之才學創作	116
一、詩文兼擅，關懷時政	118
二、詩詞異趣，姿態有別	134
第二節 論秦詞之風格特質	149
一、葉夢得：秦詞「語工入律」	150

二、王灼：秦詞「俊逸精妙」	151
三、李清照：秦詞「專主情致」	152
四、張炎：秦詞「清麗淡雅」	153
第三節 論秦詞之藝術美感	156
一、秦詞筆法	156
二、情意繾綣	168
第四節 其 他	171
一、理學家及歌妓評價秦詞	171
二、軼事流傳及辨偽考證	180
三、時人讀秦詞有感	185
四、與其他諸家相較	190

下 冊

第四章 歷代秦觀詞的評騭接受（二）明代 詞論

第一節 秦詞爲婉約之正宗	196
一、論秦詞風格婉約	198
二、評秦詞特爲出色	205
第二節 秦詞情意深摯	210
一、陳霆：秦詞融情入景	211
二、楊慎：秦詞情景兼至	212
三、王世貞：秦詞淡語有情	214
四、李攀龍：秦詞情景逼真	216
五、徐渭：秦詞淺語生情	220
六、錢允治：秦詞暗藏離恨	223
七、董其昌：秦詞爲〈閑情賦〉之流	224
八、沈際飛：秦詞徹髓	225
第三節 秦詞筆法精巧	228
一、楊慎：秦詞用字新奇	229
二、李攀龍：秦詞言言新巧	231
三、沈際飛：秦詞句疊精妙	232
第四節 論秦觀才學及軼聞	238

一、明人詠懷秦觀才學	239
二、明代流傳秦觀軼事	242
第五章 歷代秦觀詞的評騭接受（三）清代	
詞論	245
第一節 推尊詞體風潮下的秦詞接受	246
一、評論秦詞之風格境界	247
二、標舉秦觀爲宋詞名家	257
第二節 論秦詞之藝術筆法	272
一、遣詞用字	272
二、承襲化用	284
三、以秦詞爲衡量標準	286
第三節 清人以韻文形式論秦觀詞	288
一、清代論詞絕句論秦觀詞	289
二、清代論詞長短句論秦觀詞	312
第六章 歷代秦觀詞的創作接受——仿擬、	
和韻、集句等	325
第一節 宋金元人對秦詞的創作接受	327
第二節 明代詞人對秦詞的創作接受	337
第三節 清代詞人對秦詞的創作接受	340
第七章 結 論	349
參考書目	355
附錄一：歷代譜體詞選擇錄秦詞概況（包含 格律譜及音樂譜）	375
附錄二：歷代詞選擇錄秦詞概況（包含通代 詞選、斷代詞選、專題詞選）	381
附錄三：歷代對秦詞的創作接受（和韻部分）	389

第四章 歷代秦觀詞的評騭接受

(二) 明代詞論

中國詞史歷時久遠，發展至明代，評價不高。王易《中國詞曲史》曾直言其弊云：「作者固多，然詞不逮宋，曲不敵元，步古人之墟，拾前賢之唾而已。以視往代，信乎其以為病也。」〔註1〕〔明〕錢允治〈國朝詩餘序〉究其衰頹之因云：「騷壇之士，試為拍弄，才為句掩，趣因理湮，體段雖存，鮮能當行。」〔註2〕當時代城市經濟繁榮，工商業興盛，帶動小說、戲曲、歌謠、笑話、彈詞、俗曲及寶卷等俗文學風行，廣受市民喜愛，卻間接影響詞體發展，乃詞體創作上的停滯階段。至其詞學發展，近人張仲謀《明詞史》提出三大面向：一為音韻譜律之學、二為詞集的編選與叢刻、三為詞學批評〔註3〕，皆可為清代詞學復興，預作準備。故中國詞學整體發展，明詞實屬不可或缺之環節，亦呈現獨到特質；吾人論歷代對秦觀的接受，斷不可略此時代。明代詞話專著主要有陳霆《渚山堂詞話》、楊慎《詞品》、王世

〔註1〕 王易：《中國詞曲史》，（北京：團結出版社，2006年3月），頁331。

〔註2〕 〔明〕錢允治輯：《類編箋釋國朝詩餘》，《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集部，冊1728，頁212。

〔註3〕 張仲謀歸納明代詞學發展三大面向，參見張仲謀撰：《明詞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2月），頁329～344。

貞《藝苑卮言》、俞彥《爰園詞話》等，然最爲特殊、有趣者，必屬評點資料。據孫琴安《中國評點文學史》云：

隨著明代評點文學的全面昌盛，對詞的評點也開始由個別人的重視而形成了一支陣容可觀的隊伍。像李攀龍、湯顯祖等一些在當時頗有名望的文學家都對詞進行過評點，而使明代的詞的評點也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註4〕

宋末黃昇編《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已見評詞短語，至明代則大行其道，尤以中、晚明最爲流行。明人論及秦詞，以評點資料最爲豐富，尤以閱讀《草堂詩餘》後，直接進行隨筆式的批注，最爲繁多，由此亦可見明人閱讀秦詞時的所感所思，故本章特就詞話專著及評點資料論及秦觀的部份，進行探索，藉此窺探明人對秦觀的接受態度。

第一節 秦詞爲婉約之正宗

自詞體產生以來，文人恒以詩、文言志議政，投注淑世的理想，卻將風流艷情、遊冶享樂等感性慾望層面，傾注於詞體。葉嘉瑩《詞學新詮》論詞體特性云：「當日的士大夫們，在爲詩爲文方面，既曾長久地受到了「言志」與「載道」之說的壓抑，而今乃竟有一種歌辭之文體，使其寫作時可以完全脫除「言志」與「載道」之壓抑與束縛，而純以遊戲筆墨作任性的寫作，遂使其久蘊於內心的某種幽微的浪漫的感情，得到一個宣泄的機會。」〔註5〕足見文人投注於詩、詞的關注，本不相同。再就其傳播方式及功用論之，西蜀詞人歐陽炯〈花間集序〉曾云：

鏤玉雕瓊，擬化工而迴巧；裁花剪葉，奪春豔以爭鮮。……則有綺筵公子，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箋，文抽麗錦；舉纖

〔註4〕孫琴安撰：《中國評點文學史》（上海：上海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6月），頁145。

〔註5〕葉嘉瑩撰：〈論詞學中之困惑與花間詞之女性敘寫及其影響〉，見《詞學新詮》（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4月），頁65。

纖之玉指，拍按香壇。不無清絕之詞，用助嬌嬈之態。〔註6〕

陳世修〈陽春錄序〉亦言：「公（馮延巳）以金陵盛時，內外無事，朋僚親舊，或當燕集，多運藻思，或爲樂府新詞，俾歌者依絲竹而歌之，所以娛賓而遣興也。」〔註7〕是知詞本用於娛賓遣興，佐歌侑觴，且受城市經濟高度發展影響，歌館樓榭，藝人伶妓，善於演唱，除有助於詞體傳播，更使詞體被逐步歸屬於淫艷香軟、饒富風情之作。受此觀念影響，人們對詞體的認知，帶有不少的困惑及矛盾，深切影響歷代以來的詞學批評觀點。

古人針對文體進行思考、批評，其目的無非是希望透過辨明體性，進而確立可供依循的範式，或建立詞學理論。辨析文體自六朝以來，日趨於嚴密，針對該類文體的文學派別、作品風格、文章體裁及體用等面向，進行討論；後世詩、詞、曲諸體代有興替，批評者亦致力於各類體製的區分，對於詞體獨特性的確立，有推波助瀾的效果。明詞創作成就不高，雖成通說，但明人重新認識詞體特質，對詩、詞、曲界定更加明朗，則有助於詞學觀念的推進。如〔明〕錢允治〈類編箋釋國朝詩餘序〉云：

竊意漢人之文，晉人之字，唐人之詩，宋人之詞，金元人之曲，各擅所能，各造其極，不相爲用。縱學窺二酉，才擅三長，不能兼勝。詞至北宋，無論歐、晁、蘇、黃，即方外閨閣，罔不消魂驚魄，流麗動人。〔註8〕

明人肯定文學各有一代之勝，且對詩、詞、曲的分判，更爲清晰，乃有助於確立學習典範。有此省思後，進而對詞的體性進行探討，考察面向大抵有二：一爲論斷詞體本色、正變，藉此提昇詞體地位；二爲

〔註6〕〔後蜀〕歐陽炯撰：〈花間集序〉，收錄於施蟄存《詞籍序跋萃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12月），頁631。

〔註7〕〔宋〕陳世修撰：〈陽春錄序〉，收錄於施蟄存《詞籍序跋萃編》，頁15。

〔註8〕〔明〕錢允治撰：〈類編箋釋國朝詩餘序〉，《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集部，冊1728，頁212。

辨明詩詞異趣，彰顯詩詞各具特質。此兩大思考面向，亦深切影響明人對秦詞的接受態度，茲探析如次：

一、論秦詞風格婉約

探求詞學風格，牽涉層面甚廣，如雅正俚俗、詞體正變皆深受影響，接受態度亦不盡相同。明人關注詞體風格，不再戮力提倡復雅、歸正，反而趨向綺艷、世俗，標榜婉約為詞之正，豪放則屬詞之變，此觀點亦直接影響後世對秦詞風格的界定。如〔清〕樊增祥〈東溪草堂詞選自序〉云：「少游俊朗，世罕其儔，婉約多風，啾緩入律，慢令雙美，靡得而閒。」〔註9〕今人薛礪若《宋詞通論》亦云：「北宋詞自晏氏父子至歐陽永叔，已成了一個婉約派的完整系統。所謂正統派的詞人，至少游則更登峰造極，遂使此派詞風，益復煥其異彩。」〔註10〕吳梅《詞學通論》云：「開婉約之風者，為秦觀。」〔註11〕後世多以「婉約」評論秦詞風格，此定義實肇始自明代。茲就明人對秦詞本質的思考，亦兼及對正、變的界定，探析如次：

（一）張綖、王世貞、秦士奇：秦觀為「婉約正宗」

張綖（1484～1540），字世文，又作世昌，高郵（今江蘇）人。張綖景仰心慕同鄉先賢秦觀，曾刻《淮海集》，〈序〉云：「綖每進見搢紳先生，未有不詢及秦公者。流風遺韻，隱然如高山巨川，人皆識其為一鄉之望，乃知地以人而勝也。然公沒已數百年，而盛名不泯，亦以文之有傳焉耳！……蓋其逸情豪興，圍紅袖而寫烏絲，驅風雨於揮毫，落珠璣於滿紙，婉約綺麗之句，綽乎如步春時女，華乎如貴游子弟，此特公之緒餘者耳。至於灼見一代之利害，建事揆策，與賈誼、陸贄爭長，沉味幽玄，博參諸子之精蘊，雄篇大筆，宛然古作者之風，

〔註9〕〔清〕樊增祥撰：《樊山集》（臺北：文海書局，1983年10月），卷23，頁690。

〔註10〕薛礪若《宋詞通論》（臺北：開明書店，1958年5月），頁121～122。

〔註11〕吳梅撰：《詞學通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4月），頁47。

此則其精華也。……」〔註12〕足見張綖極度肯定秦觀才學，對詞體亦多所讚揚。秦詞多有贈妓餘興之作，張綖〈草堂詩餘別錄序〉亦試圖爲其說項云：「大抵宋制許用官妓，故士大夫多有此作，以適一時之興。雖東坡之詞，致堂（胡子）稱其一洗綺羅香澤之氣，擺脫綢繆婉轉之態，而其留連聲妓之作，亦復不少，濫觴者不特一秦少游也。」

〔註13〕明代詞樂失傳，張綖《詩餘圖譜》創爲譜系，雖於音律之學，尙隔一塵，但已初具開創之功，凡例標舉婉約、豪放兩大風格，用以概括詞體風格、內容、創作筆法等面向，堪稱詞學發展史上的重要論點，茲引述其觀點如次：

詞體大略有二：一體婉約，一體豪放。婉約者欲其詞情蘊藉，豪放者欲其氣象恢弘。蓋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約；蘇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詞體以婉約爲正，故東坡稱少游爲今之詞手。〔註14〕

宋金元諸朝以來爭論的詞體風格課題，至張綖提出明確界定，區分爲婉約、豪放二派，定義婉約應爲「詞情蘊藉」，豪放則當「氣象恢弘」，秦觀婉約正宗之地位，就此確立，後世多承此說，影響深遠。張綖才學出眾，極度推崇秦觀，據朱曰藩〈南湖詩餘序〉云：「吾郡南湖張先生，弱冠作無題詩及香奩雜詩數十首，一時盛傳，以爲淮海才子。……或問長短句，予曰：『《詩餘圖譜》，備矣！』從王西樓（王世貞）游，早傳斯技之旨，每填一篇，必求合某宮某調第幾聲，出入第幾犯務俾抗墜圓美合作而出，故能獨步於絕響之後，稱『再來少游』。予每欲擇其詞之精者合少游詞成一帙，以遺鄉人爲詞學指南，特多事來未遑也。」〔註15〕張綖另就秦詞風格，進行評論，如評〈浣

〔註12〕〔明〕張綖撰：〈淮海集序〉，收錄於周義敢、周雷編《秦觀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5月），頁172～173。

〔註13〕〔明〕張綖撰：《草堂詩餘別錄》，明嘉靖二十六年黎儀抄本，現藏於國家圖書館。

〔註14〕〔明〕張綖撰：《詩餘圖譜》，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冊1735，頁473。

〔註15〕〔明〕朱曰藩撰：〈南湖詩餘序〉，收錄於趙尊嶽《明詞匯刊》（上海：

溪沙》（錦帳重重捲暮霞）云：

前段用元微之〈天臺〉詩意，後段婉約有味，末句尤含蓄
深思。〔註16〕

張綖論此詞前段承元稹詩意，後段風格婉約，末句為「滿庭芳草襯殘花」，化用五代後蜀毛熙震〈浣溪沙〉詞句「花榭香紅煙景迷，滿庭芳草綠萋萋」，滿庭芳草與殘花相映，予人春暮之感，象徵美人年華老去，表面看似描寫春景，實則蘊含情意。張綖評秦詞「婉約有味」、「含蓄深思」，皆與其定義婉約風格當為「詞情蘊藉」相契合，故秦觀深受張綖推尊，為「婉約正宗」。

王世貞（1526～1590），字元美，號鳳洲，太倉（今江蘇）人，著《弇州山人四部稿》，為明代後期重要的文壇領袖。王世貞對詞體亦高度關注，《藝苑卮言》云：「詞者，樂府之變也。昔人謂李太白〈菩薩蠻〉、〈憶秦娥〉；楊用脩（楊慎）又傳其〈清平樂〉二首，以為詞祖；不知隋煬帝已有〈望江南〉詞。蓋六朝諸君臣，頌酒賡色，務裁豔語，默啓詞端，實為濫觴之始。」又云：「詞號稱詩餘，然而詩人不為也。何者？其婉變而近情也，足以移情而奪嗜，其柔靡而近俗也。」

〔註17〕王世貞對詞體「婉變近情」、「柔靡近俗」之本質，已有認知，更針對詞體正、變，進行探討：

言其業，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詞之正宗也；溫、韋艷而促，黃九精而刻，長公麗而壯，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詞之變體也。〔註18〕

王世貞界定詞體本質云：「詞須宛轉綽麗，淺至儂俏，挾春月烟花於閨幃內奏之。一語之豔，令人魂絕；一字之工，令人色飛，乃為貴耳。至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7月），84。

〔註16〕〔明〕張綖撰：《淮海長短句》，轉引自清·張宗櫚編、楊寶霖補正：《詞林紀事·詞林紀事補正合編》，上冊，頁428。

〔註17〕〔明〕王世貞撰：《藝苑卮言》，收錄於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1，頁385。

〔註18〕〔明〕王世貞撰：《藝苑卮言》，收錄於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1，頁385。

於慷慨磊落，縱橫豪爽，抑亦其次，不作可耳；作則寧爲大雅罪人，勿儒冠而戎服也。」〔註19〕肯定李煜、晏殊、晏幾道、柳永、張先、周邦彥、秦觀、李清照等人，爲「詞之正宗」，符合詞體婉約本質；溫庭筠、韋莊、黃庭堅、蘇軾、辛棄疾等人，各有所偏，故爲「變體」。較之張綖僅論婉約爲正，王世貞以「正」、「變」爲綱領，具個人思考，影響深遠。後有秦士奇〈古香岑草堂詩餘序〉亦採此觀點云：「夫詩亡而餘騷賦，騷賦變而餘樂府，樂府缺而餘詞曲。粵古之樂章、樂歌、樂曲皆出於雅正，……其間可歌可誦者如李、晏、柳五、秦七、『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紅杏枝頭春意鬧』尙書，閨彥若易安居士，詞之正也。」

〔註20〕秦氏針對詞體由來進行追溯，並將詞風歸爲雅正，而李煜、晏幾道、柳永、秦觀、張先、宋祁、李清照等人皆爲詞體正宗。

（二）何良俊、李濂：秦詞為「當行本色」

何良俊（1506～1573），字元朗，華亭（今江蘇）人，著《何氏語林》三十卷、《四友齋叢說》三十八卷。少篤學，二十年不下樓，與弟良傳並負俊才。論詞體最受關注者，唯〈草堂詩餘原序〉一文，定義詞體風格云：

然樂府以皦逕揚厲爲工，詩餘以婉麗流暢爲美。即《草堂詩餘》所載，如周清真、張子野、秦少游、晁叔原諸人之作，柔情曼聲，摹寫殆盡，正詞家所謂當行，所謂本色也。

〔註21〕

何氏以「當行」、「本色」論詞體，與宋人陳師道、晁補之所評，用語相同，差異處在於，何氏區別樂府詩與詞體的差異，進而凸顯詞體應

〔註19〕〔明〕王世貞撰：《藝苑卮言》，收錄於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1，頁385。

〔註20〕〔明〕秦士奇撰：〈古香岑草堂詩餘序〉，參見余意所匯輯之明人詞學序跋、詞話，收錄於《明代詞學之建構·附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7月），頁281。

〔註21〕〔明〕何良俊撰：〈草堂詩餘原序〉，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冊1728，頁67。

以「婉麗流暢」爲美，並以此爲辨別詞體本質之準則。就此序觀之，可知何良俊標舉《草堂詩餘》風氣，並視秦詞爲當行本色。「柔情曼聲」指情意溫婉纏綿，音律舒緩；「摹寫殆盡」則指筆法精湛，用語自然。而李濂〈碧雲清嘯序〉亦論及陳師道所評云：「逮宋盛時，歐陽永叔、蘇子瞻、黃魯直、秦少游、晏同叔、張子野諸子，咸富填腔之作，要之以醞藉婉約者爲入格。故陳無己（陳師道）評子瞻詞高才健筆，雖極天下之工，然終非本色，以其豪氣太露也。而子瞻獨稱少游爲今之詞手，豈非取其醞藉婉約爾耶？」〔註 22〕李濂（生卒年不詳），字川父，祥符（今河南）人，少負俊才，少年聯騎出城，搏獸射雉，酒酣悲歌，慨然慕信陵君、侯生之爲人，畢生肆力爲學，著述甚豐，尤以古文名聞當代。李氏肯定歐陽脩、蘇軾、黃庭堅、秦觀、晏殊、張先等人，多有詞篇問世，但蘇軾豪氣太露，而秦詞則符合詞體「醞藉婉約」之本質。

（三）王廷表：秦觀擅長比興

王廷表（生卒年不詳），字民望，阿迷（今雲南）人。爲官不避權貴，性行惇篤，凡有益於鄉者，必倡言之。爲學常與楊慎唱和往來，可窺見其詞學觀點，如〈升庵長短句續集序〉云：

宋人無詩而有詞。論比興，則月下秦淮海、花前晏小山；

較筋節，則妥貼坡老、排纂稼軒，所以擅場絕代也。〔註 23〕

「比興」，是「詩六義」中比、興的並稱，爲中國古典詩歌創作的兩大方法。〔南朝〕劉勰《文心雕龍·比興》則嘗試作出定義云：「故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

〔註 24〕鍾嶸《詩品序》亦云：「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

〔註 22〕〔明〕李濂撰：〈碧雲清嘯序〉，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 71，卷 56，頁 96。

〔註 23〕〔明〕王廷表撰：〈升庵長短句跋〉，參見余意所匯輯之明人詞學序跋、詞話，收錄於《明代詞學之建構·附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 7 月），頁 212。

〔註 24〕〔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賦。文已盡而義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註25〕是知比興手法，或以此物比彼物，或先言他物，再引起所詠之辭，皆以他物述己身情感，手法較為幽微，更顯含蓄蘊藉。宋詞人擅此道者，以秦觀、晏幾道為代表。「筋節」指筋肉關節之遒勁有力，兩宋詞人以蘇詞之勻當，辛詞之矯健，足以當之。此處以「比興」、「筋節」進行區分，與「婉約」、「豪放」之評，有所不同。繆鉞《詩詞散論》云：「詩顯而詞隱，詩直而詞婉，詩有時直言而詞更多比興，詩尚能敷揚，而詞尤貴蘊藉。」〔註26〕詩詞之別，不僅於句法韻律等外在形式，更在於二者之情思意境，詩篇如實陳述，詞體委婉含蓄，王廷表標舉秦觀與晏幾道兩人，針對比興筆法的幽微呈現，而顯得蘊藉融合，耐人尋味。

（四）單恂、萬惟檀、蔣芝、徐師曾、范文英、夏樹芳……： 秦觀為宋詞名家

肯定宋詞發展蔚為鼎盛，進而標舉秦觀為宋詞婉約名家者，為數甚夥，如單恂〈詩餘圖譜序〉論詞體發展云：「洎太白、飛卿輩，創為〈憶秦娥〉、〈菩薩蠻〉等闋，而詞著矣！自南唐入宋則歐、秦、周、蘇諸君始大振。論者乃謂詩餘盛而詩亡。要令深婉流麗，無傷大雅，即去古詩樂府非遠。」〔註27〕單恂（生卒年不詳），字質生，華亭（今江蘇）人，著有《白燕菴詩集》。此論涉及詞體起源，並稱揚歐陽脩、秦觀、周邦彥、蘇軾等人繼起，詞體發展鼎盛。萬惟檀〈詩餘圖譜序〉亦云：「詞之盛於宋，極矣！首倡則歐陽公，於時詞人蔚起，豪放不羈，則有眉山蘇子瞻；雄渾得機，則有豫章黃魯直；縱橫如意，則有臨川王介甫；醞釀不凡，則有彭城陳無己；以至情詞婉約，則有高郵秦少

2006年1月第4次印刷），下冊，頁601。

〔註25〕〔梁〕鍾嶸撰：《詩品》（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北京第一版），卷1，頁10。

〔註26〕繆鉞：《詩詞散論》（臺北：臺灣開明書局，1966年2月），頁4～5。

〔註27〕〔明〕單恂撰：〈詩餘圖譜序〉，收錄於趙尊嶽《明詞匯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7月），上冊，頁887。

游，皆詞家宗匠，振古於茲。」〔註28〕萬惟檀（生卒年不詳），字子馨，曹縣（今山東）人，萬氏肯定宋詞發展鼎盛，各家風格殊異，秦觀「情詞婉約」，與歐陽脩、蘇軾、黃庭堅、王安石、陳師道等人，皆為「詞家宗匠」。蔣芝（生卒年不詳），成都（今四川）人，〈詩餘圖譜序〉云：「文詞之宋，斯盛極矣。自歐陽公首倡於時，文人詞客彬彬輩出。眉山有蘇子瞻、豫章有黃魯直、臨川有王介甫、彭城有陳無己、高郵有秦少游，皆文詞宗工，諸家集可睹也。而秦之賦才，特長於詞，故謂其以詞為詩，蓋秦之於詞尤騷之屈、詩之杜，千載絕唱也。……誦群公之論，即秦之長於詞，殆天賦也歟？當時傳播人間，雖遠方女子亦膾炙，至有好而至死者，非針芥之感何至爾爾。嗟夫，長淮、大海精華之氣，振古於斯。」〔註29〕此說與萬維檀相去不遠，將秦詞與屈原〈離騷〉、杜甫詩歌並稱為「千載絕唱」，肯定之情益見深切。

另有徐師曾（1546～1610），字伯魯，吳江（今江蘇）人，研究經學，撰《禮記集註》諸編，學者稱魯菴先生。另撰《文體明辨·詩餘》論及秦觀云：「然秦少游觀之詞傳播人間，雖遠方女子亦知膾炙，至有好而至死者，則其感人因可想見，殆不可謂俗體而廢之也。」〔註30〕此論肯定秦詞傳播廣泛，並提及長沙義倡殉情之事，藉此凸顯秦詞感人至深。夏樹芳〈刻宋名家詞序〉云：「夫詞至宋人，而詞始霸。曼衍繁昌，至宋而詞之名始大備。其人韶令秀世，其詞復鮮豔殢人，有新脫而無因陳，有圓倩而無沾滯，有纖麗而無冗長，有峭拔而無鈎棘。……茲刻《宋名家詞》，凡十人。摭摭俊異，各具本色。余得而上下之，轆轤酣暢。若同叔之玄超，小山之流媚，柳屯田之翻空廣調，六一居士之清遠多風，幾最按拍。加以

〔註28〕〔明〕萬惟檀撰：〈詩餘圖譜序〉，收錄於趙尊岳《明詞匯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7月），上冊，頁888。

〔註29〕〔明〕蔣芝撰：〈詩餘圖譜序〉，參見余意所匯輯之明人詞學序跋、詞話，收錄於《明代詞學之建構·附錄》，頁287。

〔註30〕〔明〕徐師曾撰：《文體明辨》，參見余意所匯輯之明人詞學序跋、詞話，收錄於《明代詞學之建構·附錄》，頁298。